乡村故事

狗哇

文丨田昌正

酒肉过肚，两颊渐渐泛起红晕来，酒精所引起的热血在我体内激荡，正如肚子里烧着红旺的炉子，热气“呼呼”地往上喷，连舌头也趁热打铁，说胡话。望着餐桌上地上杯盘狼藉，已然不知曾有多少酒水下肚。赤红的耳朵不断接收着身旁的浪声大笑，大家的心都热了，毕竟在这样风雨交寒之夜，热一热是好事呢。今儿难得来一次，哥们几个举杯欢畅，说笑声在高耸的大山之中延绵不断。

谈笑间我起身要解手，可初来乍到，不知此地如厕之处，便问道：“老周，老周，你家厕所在哪里？”周生齐放下酒杯，脖子稍稍一偏，用一种滑稽的语气说：“哎呀，农村这种地方哪有那么讲究嘛，你去屋外随便找个地方解就行了，你还怕哪个女的看到你嘛？”四座大笑“哈，哈，哈。”我挥挥手还去了他的玩笑，便将门推开欲出屋外。脚未跨出一步，就与相迎的寒风撞了个满怀，一刹间，汗毛上的汗珠像结了冰。幸有酒精抗寒，让我不至于缩成一团。

在大山夜里屋子的灯火形成一个光圈，围住这座乡村木楼，似火把插在这黑压压的山中，借着灯光向远处的扩散，可看见附近的竹林、山头、田地都披上薄薄的寒雾，又带有朦胧美，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误入了哪位著名山水画家的画作，这是城市中所没有的且永远感受不到的美。因为内急，我没有再驻足欣赏，扫过一眼便选定了一方杂草地，决定上那去方便。山里太过安静，我的脚步声异常清晰，甚至可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我怎么都没料到一次简单的解手，却闹了鬼！！

裤子解至一半，突然耳闻山中传来一声嘶喊：“狗哇！”我连忙刹住手，环望四周，心脏猛地敲击着胸口，谁在山里叫狗？是不是听错了？不！肯定没错！那声音一定是人叫的，而且是从山林中发出的！

“狗哇！”又是一声！在夜里显得格外诡异、瘆人！

可是周生齐说过这一带只有周、吴两家人，吴家的人已去了城里，最近的村子也在几十里外，况且在这样寒夜的荒郊野岭，别说人了，连狗都不愿多待一会儿，哪来的人，哪来的狗呢？我本是唯物主义者，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，当真发生时我慌了心，谁说什么唯物论都是放屁。接着各种恐怖的联想接二连三地浮现脑海，愈想愈害怕。

“狗哇！狗哇！”又是几声嘶喊。

我顾不上内急，提上裤子飞奔，不敢再回头看。在路上几次险些扭了脚，好似真的有狗在后边追我。跑回了屋里，剧烈的呼吸使寒风刺得我喉咙生疼，像被割了喉！

刘白俊见状忙问：“咋了？咋了？咋了嘛？”我手指屋外，喘着粗气：“鬼……鬼呢！外头有鬼！”黄智城打趣道：“哈哈，讲没得女人看你，还有鬼看你嘛！哈哈，啥子年头了，哪里来的鬼喔，就算有鬼，也拉他娘的来喝酒哇！”

平稳后，我道出了事由。

周生齐听罢，咂了口酒，嘴已咧到了耳朵边，嬉笑起来：“乌龙鬼乱闹一场，没有的事，叫的不是鬼，那是鸟呀。”

“鸟!？”众人齐问。

“对，那就是鸟，呵呵，念到你们外头人不晓得，我给你们讲讲这个鸟的传说，权当摆个酒后故事，供大家消遣消遣，可行不？”

“好啊，讲来听听这鬼鸟的来历。”

“讲讲，怎回事？”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临安村，周会福是地主家唯一的儿子，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但这三个姐姐身材肥胖、满脸麻子，好人家不要她们，要她们的人家她们又看不上，所以拖来拖去快三十了都嫁不出去。可周会福不同了，虽家里良田百亩，有长工短工帮做事，周会福却依旧下地干活，特勤快，而且人也长得俊，很讨父母喜欢，周父还说以后家产都归他。因为这个，周姐们一直怀恨在心，但又不敢发作。

正如名字那样，周会福的确有福，娶了个媳妇，名叫萧兰芳。兰芳长得清秀且知书达理，她的美是出了名的，村里有些痴汉撂下地不干活，跑去萧兰芳家里好心叫着帮忙，实则是为观赏萧兰芳的容貌，不过这种如意算盘早被萧兰芳的家人看破，一律全赶走。抛开美貌不说，萧兰芳织的布，做的菜，绣的鞋，天上的七仙女都比不上，因此十里八乡都有大户人家来提亲，但最后都没成，这就在人们心里留下这样一种观念：谁娶了萧兰芳，谁就享了天上老爷的福。后来临安村的一个姓刘的媒人牵了几万里的红线，终于缠和了周、萧两人，可谓是门当户对，感觉又到位。周家很在乎这门婚事，把萧兰芳娶进门，那是给祖宗八代争了光，给周家大门挂了彩。选定了良辰吉日，两人的喜事办得那叫一个热闹，红红火火地办了三天，接亲的时候大红轿子抬得起起伏伏，两侧的大嘴人儿吹得天摇地震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娶了萧兰芳；家里的伙计拿着喜糖站到门外逢人必给；大院里终日宾客满堂，各路亲戚随的礼堆积成山，什么沉香木雕花、紫檀木凳子、海南黄花梨八仙桌样样是大件。周会福的姐姐们看了心头都是酸溜溜的，眉毛都拧成一团喽。

婚后的日子，周会福和萧兰芳过得很是安稳，萧兰芳也得到了周家的偏心，什么事都顺着萧兰芳的意。这引来了周姐们的极端嫉妒，恰好周姐们对周会福的恨也有处可泄了。周姐们马上成立了“联合国”，自然萧兰芳被取消了“成员国”的资格。“联合国”日常对萧兰芳百般刁难，明着说喜欢她，暗中却在吸她的血。可怜萧兰芳太善良，不向周会福告状，她认为初来周家，受些委屈是应该的，咬着牙也就忍过去了。萧兰芳不在意，可“联合国”在意，对萧兰芳施压一天狠过一天，只要萧兰芳一日在周家，折磨就一日不停。久而久之，萧兰芳白玉般的身上便留有多处淤青，每当丈夫问起，只是说干活弄的，不碍事。

中秋节的那天饭桌上，周母对萧兰芳又是一番表扬，说她在周家吃苦耐劳又贤惠，让周姐们多向萧兰芳取经。一旁的周姐们气得脸色发青，咬牙切齿，筷子都在颤抖，看父母在前就没表态，只笑着迎合着周母说说笑笑。本是佳肴满席，但在周姐们看来不过是腐肉烂菜，都怪那萧兰芳的存在。席后，联合召开会议，密谋将“反动派”彻底除去。大姐主张极端主义，提出灭口计划。二姐可能良心发现，投了反对票，发言称：“恨归恨，杀人是过了点，万一给人知道了，咱都没戏！”大姐单级独霸，极力纠正二姐思想。三姐倒向大姐一边，同意灭口。会议反复讨论多次，直到三更，会议结束，二姐终究拗不过“协约国”的思想改造，同意了将萧兰芳灭口的决定。

一日中午，大姐用绳子挂了一块肉，叫萧兰芳先拿着，自己去买衣裳，让她等自己回来烧肉。萧兰芳没多想，答应下来。周丽红走后，她将肉放在一旁木桩上，便回屋做饭。不知哪来一只野狗闻到腥味寻了过来，见那鲜红的肉就张嘴撕咬，被萧兰芳看到，她拎起木棍驱赶，野狗一惊，叼上肉，跑了！眨眼的功夫那野狗已没了踪影。

事发后周姐们准时回至家中，三姐故意问起肉来，萧兰芳说是被狗叼去了。可大姐哪里信，上前狠狠打了一巴掌，一掌下来，把萧兰芳的嘴唇打破，一股红色的东西自嘴角流下。“定是你这只丧门狗叼的，来我们家偷肉！不仅偷肉还偷我的风头，你这个饿狗！狗！”接着又打上几耳光，萧兰芳极力哀求。大姐忽想到昨日席上的事，顿时怒火烧心，到门外抄起一块破木板向萧兰芳的头部砸去，一下！两下！三下！无数下！越砸越疯，砸红了眼，这可砸得狠喔，耳朵、眼睛被打得稀烂，木板上的尖刺划破了她的脖子，上半身已染成了红色。等大姐实在累得打不动，人早已西去。在旁的一黑一白都转过脸去不忍看那惨状。

接下来按计划执行，先销毁证据。周姐们用土灰盖住血迹，然后打发走守粮仓的家丁，让他们去山上找一种给东家治病的草药，并给了一些小钱，家丁们一时财迷心窍，笑嘻嘻地去了。接着将萧兰芳的尸首拖进粮仓，一把火烧了，对外称是粮仓失火。过冬的粮食啊，都是伙计们辛辛苦苦播种、收割、晾晒得来的，被几个婆娘的烂臭私怨，烧了！那大火直窜云端，顶上的火舌不断的向上舔，疯狂地舞动着，像是一只从地狱跑出来的恶鬼，斥叫着人间。那血红的大火，向外吐着腥气，像是一个蒙冤犯人对不公的世界的怒吼，燃烧着里面不为人知的秘密！

待家丁挑水救火时，晚了，粮食烧成了灰，萧兰芳烧成了黑骨一堆。看着浓烟滚滚，守粮的家丁自然就得帮几个姐姐替罪。为了一仓的粮食和一条人命，家丁们就要给周家养老送终喽！后来萧兰芳入土时周会福大哭不已，趴在棺材边上不肯走，最终哭晕在棺材上才被众人拖回屋里。此后多年，周会福整日在粮仓旁发呆，从早坐到晚，不跟别人道一句话。周家人认为周会福的魂还在被萧兰芳牵着呢，请来江湖上各种大师大仙来招魂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仪式都做了，结果还是没用，后周会福终身不娶，周家就这么断了后。

冤的是萧兰芳呀，因为太冤，她的魂魄不肯散去，回荡在临安村的郊野。白兄眼看一位红尘良妻落得如此苦难，上前劝道：“唉，姑娘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命，认了吧，这辈子苦了，下辈子就好过，世间万事唯命难改，阎罗王答应给你投个好人家，周会福会长命百岁，走吧，时辰到了。”但是萧兰芳不愿走，怎么拉都不走，她舍不得啊，舍不得周会福，还没跟他共享良辰就被恶人给害了。

最后萧兰芳变成了鸟，飞到周家附近树上叫“狗哇！狗哇！”周姐令人将那树砍了，而后鸟又飞到屋头上叫，一直徘徊不断。

周家三个姐姐听到鸟叫声，吓得胆战心惊，夜夜做噩梦，没过多久，就归西天了。

这就是你听到的鬼叫，哈哈，其实故事真假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鸟只不过是乌鸦中的一类，叫起来是“喔哇，喔哇。”听起来像“狗哇”罢了。

周生齐说完又呷了一口酒，反观我们几个大汉都默不作声，脸上的红润慢慢消退，心头的酒气解去了大半。

“呀！”我叫起来，打破这一短暂的安静，“我尿还没撒呢，急死了。”膀胱胀痛难耐，于是起身又要出去方便。周生齐把我叫住，说：“唉唉，小冬，看你刚才被吓的怂样哦，外面还是别去了，出门左拐有间小茅坑，农村条件比较原始，厕所深怕你酒醉了摔下去，去时用手机照点亮，当点心啊。”

我按着他的话找到那厕所，果真是个深坑，似口井。我没有选择进去，而是走到刚才那个杂草地，就是想再听听那叫声。刘白俊与黄智城也跟出来，说要同我感受感受。

嘘！！来了，仔细听。

“狗哇！狗哇！狗……”

雨中望红枫

文丨韦美玲

来时匆匆，只为望红枫。

我带着郁闷的心情，望着窗外清澈的水面，却无心赏景，只是遥望远空，期待与红枫的初次相见。

正是枫叶泛红的秋季，景色优美，枫树下的清香弥漫了整片山间。

一路上我就在想，张老师口中的红枫林会是什么样子的，那儿的红枫到底有多美，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红枫林的各种样子。车辆还在路上奔驰，我看着前方这条弯弯曲曲的路，我此时的心情与当时一样沉重。望着窗外发现天气也如释重负。细雨绵绵轻飘飘地落到车窗上。我悄悄地按下了车窗，秋风带着一阵阵红枫向我迎面扑来，我感觉到，我们离红枫林，不远了。随后，老师们的车辆纷纷开向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中，我此时内心对红枫林的期待感更强烈。过了一会儿，车辆慢慢减速，直到停稳，大张老师说了一句：“到了，这就是红枫林啦！”我迅速推开车门，快步走到路旁，仰望着一大片矗立在岩石上的枫树，枫叶已渐渐泛红，“哇，好好看啊！”我惊叹道。一片片红枫叶在树间欢快地跳舞，仿佛是在热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在路上远观红枫林后，我们还一起与这艳丽的景色合了一张影，老师们和漫友们的笑容在红枫叶的映衬下犹是红艳。

淡淡的清香轻轻地迎面而来，此时的我们在树下观赏，我弯腰拾起地上已枯老的枫叶，虽然已失去了属于它的本色，但它依旧保留着顽强的身躯。这儿的枫树十分高大，我站在枫树下拥抱着一棵已有千层皱纹的枫树，在秋风中，它默默给予我温暖。拥抱着枫树仰头望去，便是密密麻麻的红枫叶印入云中。我贪婪地呼吸着清风，枫树已为我们遮住了绵绵细雨，任由我们在它的怀抱中嬉戏，干枯的枫叶已遍地撒满，我沉重的心情渐渐被这秋风吹得越来越远，快乐慢慢向我靠近。再次拾起，另一片枫叶在它的面部留下了唇印，那一刻它是我的，然而又被我轻轻地还回了大自然。

走出枫树林，绵绵细雨不再飘洒，清风悄悄地来了。枫树上的叶片在不停的摇摆。似乎在向将要离开此地的我们说再见。挂在枫树上的笑容此时也格外的灿烂，车辆启动了，车内的我们依依不舍地望着窗外的那片美丽的景色，车辆驶过好几个弯后。又发现了与前景一样美丽的景色，抬头望去，一大片红叶映入眼帘，车内的我们异口同声地“哇”了起来。脸上的笑容在红枫林的反衬下极其的艳丽，因为我们要向“漫步文学基地”前进，就没有逗留很久，车辆缓缓往前驶去。红枫林，也渐渐远去。

我带着压抑的心情从几十公里外赶来，初见红枫，可我并无羞涩，红枫那艳丽的颜色使我逐渐变得开心快乐。

（作者为天峨高中 1913 班学生）

果然美